

瞿葆奎

教育学论要

中国教育学家经典论要丛书

# 瞿葆奎

教育学论要



郑金洲 程亮 选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瞿葆奎教育学论要/郑金洲,程亮选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 1  
(中国教育学家经典论要丛书)  
ISBN 978-7-5334-7855-1

I. ①瞿… II. ①郑… ②程… III. ①瞿葆奎  
(1923—2012) —教育思想 IV. ①G40-0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7674 号

中国教育学家经典论要丛书

Qu Baokui Jiaoyuxue Lunyao

瞿葆奎教育学论要

郑金洲 程亮 选编

-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http://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26908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 出版人 江金辉
-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 印张 7.125
- 插页 4
- 字数 172 千字
-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334-7855-1
- 定价 36.00 元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 出版说明

教育学虽然是由西方传来的，但是经过几代中国学人的消化吸收、创新建构，已有丰富的中国内涵。老一辈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学人的著述已汇集在本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中。有若干承之上启之下的著名学者的理论著述虽已出版，而集结工作还需再做。潘懋元、黄济、瞿葆奎、顾明远、鲁洁（按年龄大小排序）堪为这些学者的代表。他们的重要著述大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完成，有些在新世纪依然不断有理论成果产生。这些理论植根新时期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的土壤，充分吸取现代西方教育教学理论精华和中国传统及上辈学人的优秀成果，同时保持独立思考的品格，更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更接“地气”。他们的理论成果为学界公认，教育学界的学者也在不断学习、传承。

上述五位代表性学者的著述比较丰厚，为便于研究者和希望提高自己理论素养的中小学教师、教研员更便捷地学习、了解他们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以及基本思想脉络；同时也为研究者和有志于学习的基层教师深入学习他们的原著提供线索和便利，我们约请他们或他们的授业弟子选编了这套“中国教育学家经典论要丛书”。

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基石并能开启更宽广、更深邃的研究视野。

## 选编说明

瞿葆奎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学者，在教育基本理论、教学论等领域贡献卓著。然而，他却说自己只是“读读书，教教书，编编书，本本分分，平平常常”。对学术的敬畏，对学问的执著，让先生对自己的著述总是格外小心，而不惜“十年衔泥”。惟其如此，每有文章，必是博观约取、知宗用妙，而有宏论邃思。根据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要求，我们尤其关注了先生的重要篇目，选辑了其中的精要论述，也在不影响原作核心观点及论证的基础上，略去了多数的外文和征引，并对少数篇目的内容进行了技术处理。为了弥补这种处理的不足，我们在每个篇目标题后都标示了选文的出处，以便读者“按图索骥”。

严格来说，先生的著述是不适合这种摘录式的选编的，犹如“东家之子”，“增”“减”都是折损。倘若先生在世，他断然不会接受我们的选编。我们应允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美意，是为了先生教育学术的传承，也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怀念离开我们的先生！

选编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者

2017年3月

# 目 录

## 一、 教育基本范畴研究

教育不是一门科学 .....	3
马克思的教育概念 .....	5
全面发展教育 .....	15
美育 .....	21
综合技术教育 .....	30
实质教育 .....	33
形式教育 .....	36
掌握知识与培养能力 .....	40
整体发展与个体成才 .....	42
教育的社会属性和职能 .....	43
教育政策与教育科学 .....	47

## 二、 课程与教学研究

教育目标分类 .....	51
泰勒原理之批评 .....	52

校本课程开发 .....	63
“设计教学法”在中国 .....	65
“道尔顿制”在中国 .....	69
“文纳特卡制”在中国 .....	73

### 三、 教育研究方法

教育的基本理论与应用研究 .....	79
教育研究要深入实际 .....	81
教育研究方法的演进 .....	83
定性研究范式与定量研究范式 .....	85
“试验”与“实验” .....	90
教育实验的本质属性 .....	92
教育实验的主体是准实验 .....	95
教育准实验的科学规范 .....	98

### 四、 元教育学研究

元理论的基本认识 .....	103
布雷岑卡与元教育学的兴起 .....	105
元教育学的课题与方法 .....	107
元教育学在西方 .....	109
元教育学在中国 .....	110
“逻辑起点”的规定性 .....	112
“学习”是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	117
教育理论的性质 .....	126
复数“教育科学” .....	133
教育科学的性质 .....	135

教育科学的形成 .....	137
教育科学的分类框架 .....	145
教育人类学的独立性 .....	157
教育人类学的形成 .....	159

## 五、教育学史研究

中国教育学发展的阶段 .....	167
教育学中国化的探讨 .....	173
教育学现代化的追求 .....	176
教育学的“中国意识” .....	179
中国教育学的分化与整合 .....	183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学教材建设史 .....	187
重新认识中国教育学 .....	189
西方教育学发展进程 .....	193
教理学的产生与影响 .....	195
拉伊的实验教育学 .....	197

## 六、治学与授业

教育学信条 .....	205
教育学研究之难 .....	207
学术争鸣的必要 .....	208
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 .....	210
关注教育实践 .....	211
学风文风 .....	213
研究生培养 .....	215



## 一、教育基本范畴研究





## 教育不是一门科学<sup>①</sup>

从我们的一些报纸到一些教育杂志；从一些教育评论、短评、评述到一些高师学报的教育论著；从一些教育报导到一些教学小议；从一些评论员到一些特约评论员；从一些记者同志到一些教育论文的作者同志；从一些教育专家到一些教育领导同志，都更加在意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客观规律，更加关心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客观规律的教育科学。但是，又都在说：“教育是一门科学”。

似乎所谓“教育是一门科学”的这种逻辑“疾病”在传染，在蔓延！

教育是一门科学吗？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客观地揭露了教育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的教育学，才是一门科学。

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只有经过了成功和失败的反复和比较，认识了具有教育客观真理性的教育学；形成了一定理论体系的教育学，才是一门科学。

教育是一种社会职能。只有正确地概括了培养有社会主义

---

<sup>①</sup> 选自瞿葆奎：《教育是一门科学吗？——答：教育不是一门科学》，载《文汇报》1979年9月4日。根据瞿葆奎编著《教育学的探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校订。标题为选编者所加。

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规律性的教育学，才是一门科学。

教育有着它自己的客观规律性。只有科学地反映了这种客观规律性的教育学，才是一门科学。

教育除了它的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一般规律以外，还有每个社会形态专有的特殊规律，而且它的一般规律也是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只有历史地、唯物地总结了联系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一般教育规律、区分每个社会形态专有的特殊教育规律的教育学，并认识一般教育规律寓于特殊教育规律的教育学，才是一门科学。

认识教育的真实的规律性，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的来说，反映教育的客观规律性将越来越正确，越来越符合于现实。

教育学之是不是一门反映了客观教育规律性的科学，归根要在教育实践的“审判台”前去“判决”。

教育学之反映教育的客观规律性，在于满足教育实践的需要，在于为教育实践服务。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古人说：“和，谓之同；答，谓之异。”

答：教育不等于教育学。教育不是一门科学。

## 马克思的教育概念<sup>①</sup>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从工人阶级争取通过国家立法限制工作日的观点出发，指出生产劳动同教育相结合，作为所有父母和所有雇主法定的强制条件。这就是他说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认为：除非同教育结合起来，否则决不容许任何一个父母和任何一个雇主去使用青少年的劳动。”

说到为当时男女童工和青少年工人争取的教育，他说：“至于教育，我们理解为三件事情：第一，智育；第二，体育；第三，技术教育。”

关于“智育”，这里的原文是“mental education”。在《指示》<sup>②</sup>里，除用了“mental education”（直译是“心的教育”），还用了“mental training”（直译是“心的训练”）一词，两词同义。有人主张译为“精神教育”“心智教育”，等等。对“mental education”，弗鲁莫夫有过这样的阐释：“对英语‘mental education’这个词这样的译法（按：指译为‘精神教育’），更

---

① 选自瞿葆奎等：《关于马克思“男女青少年和儿童的劳动”辨析——纪念马克思诞辰160周年》，载《教育研究（丛刊）》第1期（1979年12月创刊号）。根据瞿葆奎编著《教育学的探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校订。标题为选编者所加。

② 《指示》即马克思《就若干问题给临时总委员会代表的指示》。——选编者注。

确切地表达了这一概念的含义。重要的是在大会（按：指日内瓦代表大会）材料的德文译文中（我这里指的是贝克尔负责发行的《前驱》杂志 1866 年 10 期 151 页的文章），曾经使用过类似用语：geistliche Erziehung。问题在于‘精神教育’这个概念，也包含美的发展和道德教育在内。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注意到了的——把马克思的言论综合起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指示》里的“智育”，果真“也包含美的发展和道德教育”？

当其时也，童工“理智的荒芜”到如此田地；童工学校的许多教师无知到如此惊人的状态；工厂主先生们对工厂法的教育条款又深恶痛绝到如此程度。虽然工厂法规定童工要有所谓“上学证明书”，但是在这种学校里要得到读、写、算的最起码的知识，即所谓“3R's”，也并没有规定！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举的许多例子以外，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指出：“厂主们吹嘘他们已经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念书了，但这里所谓能念书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调查委员会’中可以看出来。只要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经能念书了，于是厂主们也就心安理得了。”

说这里的智育，竟还包含“美的发展”！？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说这里的“智育”，包含“道德教育”云云。马克思曾说过，“教育一般说来取决于生活条件，资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资产阶级的原则”。恩格斯曾说过，“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地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在当时的这种学校里，对工人子女灌输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固然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为国际工人运动制定的斗争纲领，

怎会倡导工人阶级的子女去接受资产阶级的道德教育？怎会希冀资产阶级的学校对童工进行无产阶级的道德教育？如果我们再去读一下马克思 1869 年 8 月 17 日在总委会会议上的发言，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个问题。

只有离开历史的情况，又没有经过严肃思考的步伐，却在一条没有认真侦察过的道路上行进，才会得出这种判断来。

说这里的“智育”，所谓“也包含美的发展和道德教育在内”，似乎留着这样稀疏的影子。大家知道，1948 年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列了“五育”，那就是：1. 智育；2. 综合技术教育；3. 德育或共产主义道德教育；4. 体育；5. 美育。而在《指示》中，智育有了，体育有了，综合技术教育也有了，那么，德育呢？——德育何在？美育呢？——美育在哪里？于是乎，把它们塞进了《指示》的智育中去吧？！这样就“全”了。可是，“全”是“全”了，错也却是错了！

至于弗鲁莫夫说：“把马克思的言论综合起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惜！我们没能见到作者的“综合”和“证明”。

我们认为，需要的倒是要对《指示》里的“智育”，作具体的“分析”，而且还从而得到了“反证”。

1957 年，凯洛夫说：“根据马克思对教育的论述，除智育外，还包括综合技术教育和体育，而德育和美育是包括在智育之中的，综合技术教育与德育、智育都有关系。”这位先生或者是忘了过去他自己主编的《教育学》上的黑字了？！在那里，是说：“苏维埃教育学，根据共产主义创始者的学说，并考虑到苏维埃教育机关的多年的经验，认为共产主义教育的统一过程，应分为左列各部门”，紧接着，提出了我们在上面已引述的“五育”。而且，这本《教育学》谈“五育”，也是从《指示》的“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这“三育”谈起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一说吧。到 1957 年，是他健忘了他主编的本

本的旧说，还是他的教育观点“发展”了，抑或是把布鲁莫夫的这一个错误当成了正经，在跟着布鲁莫夫的笛子跳起舞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曾在1962年的时候，就大致地说过了自己的上述看法：对《指示》里的“智育”，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用凸透镜的办法。我们只有采取平正的一途去理解。所谓“平正”，也就是：不是对象应当同概念相适应，而是概念应当同对象相适应。

在历史科学中，看错了“时间表”，那就往往甚至一定把人引上思维的歧途。

其实，在《指示》里，马克思是在同“bodily education”相对的情况下，用“mental education”的。有如马克思通常是在同“handarbeit”（直译是手的劳动）相对的情况下，用“Kopfarbeit”（直译是头的劳动）；在同“Körperliche Arbeit”（直译是肉体的劳动）相对的情况下，用“geistige Arbeit”（直译是精神的劳动），有时用“intellektuelle Arbeit”（直译是理智的劳动）。我们一般通称手的劳动、肉体的劳动为体力劳动，头的劳动、精神的劳动、理智的劳动为脑力劳动。而“intellektuell”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意思和“geistig”相通。

关于《指示》的“第一，智育”，1948年出版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就把“第一”同“智育”这两个词倒转了来理解了：“马克思认为在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中，智育，即教养，应占第一位。”——这在我们教育战线上，是“家喻户晓”的。这种思想上的混乱，也许就是主编人的化身。

这个问题，早在1939年，格鲁斯杰夫已经明确说过：

“在第一国家日内瓦大会的决议草案中，马克思曾论述教育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若干作者据守字句，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将智育列为第一位，体育列为第二位，综合技术教育列为第三位，这是



十分荒谬的。”

“这不是研究问题的本质，不是要了解这个或那个方案是在何种联系下、在什么时间写的，而是不管该作品的写作时间，胡抓作品中的个别词句，断章取义。”

这就是问题与回答。

看来，我们所见到的这本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不必就是摇篮。在它之前，已经有所谓“智育第一”论上了苏联的教育舞台。

凌光同志是我们尊敬的长者，他当年撰文时疏忽了！他缘于这本《教育学》上的话，说：“从全面发展教育的各方面来讲：马克思认为在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中，智育，即教养，应占第一位。（见凯洛夫主编《教育学》第二章）”当时就有同志正确地指出他的这种理解及其依据是不正确的，还引用了格鲁斯杰夫的话。当时，凌光同志是主张“重点发展”论的。无论就当年的立论，还是在今天作历史的回顾，都难说它是文从字顺的。

“四人帮”一贯披着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在这些家伙横行的日子里，在我们这条战线上，谁要是一谈学文化，你就是“去掉两头，光要中间”；谁要是一提学技术，你就是“技术至上”；谁要是一讲搞业务，你就是“业务挂帅”；谁要是一抓智育，那你就一定是“智育第一”；等等，等等。当时呵，在蔽天飞蝗般的文章和王婆说媒式的讲演里，贯穿着那个道貌岸然、装腔作势的所谓“理论家”的张春桥的旨意：“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按照他这个反革命逻辑，越无知越好，越愚昧越革命，交“白卷”还可以成为“英雄”呐。

我们认为，臆制“智育第一”名词的，确实有；虚构“智育第一”论的，确实存在，但捏造只是捏造者在他幻想中的现实而已。在中外古今教育史上，也许没有过什么货真价实的